

杂感

大湖

□王波



城里

等雪来

□沈艳丽

我又梦到了那座大湖。

水波淼淼，岸柳含烟。但在那个午后，阳光才是那里的主人，洒在每一个角落，迫得人无所遁形。

我一直记得，一路上高高低低的软泥，随着阳光而蒸腾，靡润一股无所不在的微薰味道。暖暖的午后，小草、贝粒、石块，都惬意地躺在懒洋洋里，一点不理会有人过来的叨扰。湖边一排排杨柳已开始泛黄，金黄的落叶簇卷起来，铺出一条柔柔的林间小道。顺着它走在水和树之间，你的神情些许忧郁，些许落寞。

浪花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，一个接一个使劲地冲过来，试图把气氛弄得欢快起来。那股劲，带动水草兴奋地扭曲身体，不停摆动浮沉。这个湖一直以浪漫为豪，想拥抱它的人，都惊艳和沉醉在浓情蜜意里。头上的天空、云彩，岸旁的公路、山峦、树木，都见不得伤感，拼命昭示旖旎的情怀，在举手投足之间，力所能及地骄傲着优雅。

连湖里的几只水鸭也扑腾着，急急划过水面，飞溅起一串串水花。喧哗声打破了宁静的湖色，迅疾又趣地沉默下来。你若有所思地看着湖水，看着那片纯净的蔚蓝，长长的睫毛掠过水面。

“知道这水为什么那么清澈吗？”

“因为没有一点杂质。”

你摇了摇头，转过身来，“不，是方便我看到我的心”，紧接着补了一句，“一览无余”。几根似乎有些败了的柳枝垂下来，可能也被你精巧的面容打动，和着清风不住地拂你。你抬起手一边遮挡，一边定定地看着我。脸上—泓透亮，那么洁净，那么熟悉，我一直想把一生都溶在这冰清里。

我时常会想起那双眼睛。

远处有游船映着光，衬着对岸山色，在湖中间悠然驶过。这是一片网红的爱情胜地，船上或许就承载着许多浪漫。是

的，许多的浪漫就应当在那儿兴奋着。

你看了看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游船，停下脚步，蹲到湖边，脸颊靠着手臂，在湖水的倒映里出神了好长时间。我想起了理查德的《水边的阿狄丽娜》，这首钢琴曲给人一种难以磨灭的清新感，但它似乎不应仅仅只是音乐，也应该可以雕如一幅影像，就像眼前这样。

遐思之间，只见你把脖子上的玉坠取下来，轻轻放入水里。细浪在它上面微微荡漾。秋水的浸泡，理当片刻就会把玉染上一层清凉，涟漪中却依旧那么温润，那么无暇。

“你觉得它还是那个样子吗？”

我俯下身，手伸进水里接过玉坠。一股洁心的微寒，在暖日里沁着说不出的爽。“当然，谁也遮不住它的灵气，何况清水给它带来另外一种滋养。”

“涤过。‘涤’字似乎很贴切，嗯，确实可以用这个优美的字。”浸了一会儿，我把玉捞出来，把滴着水珠的通灵重新戴在你的脖子上。玉坠交织的寒暖让人意乱情迷，我忍不住开了一句玩笑，“像不像是你用眼泪泡过？”

“如果是泪水泡出来，那我肯定伤心死了。”你低头看了它一眼，“是的，要是分开，我一定是伤心死的。”

浪花似乎也听到你的言语，随即停止了喧嚣。游船不会也难过吧？居然逃得无影了。斑驳的阳光轻轻摇曳起来，不忍地摇头，连风都只是微微地，大气也不出一口。

“晓风干，泪痕残。欲笺心事，独语斜阑，难！难！难！”你轻声吟着《钗头凤》，眼神黯淡得似乎比阳光还要快。湖水泛起来，仔细听你低低的声音，“唐婉也是在沈园里伤心死的。”

我有点后悔，试图宽慰一下：“沈园虽然精致，但毕竟是人造的园林。江南水乡里的小家碧玉，很难让人排解。她要是来

到这泱泱大湖，看看大自然造就的这种壮阔的柔美，难说不会那么郁结。”

你却始终沉浸在自顾自话里：“可惜陆游了，有‘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’的气概，却没有把握幸福的勇气。白白用两个人的悲剧，成就后人的感慨，自己一辈子生活在愧疚之中。”

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时间，来到一棵高大的杨树前。你仰起头，手滑过粗糙纵裂的树皮，像是在抚摸，也像打气似的给了一种加持。青春的仙气，难说可以让枯了的树枝重新振作起来。橘色的围脖似乎也挺想帮忙，努力扬起来，缠围着你俩。光线都有点感动了，给了一个定格，把你们缠绕在一起的影子拖出好长。

我时常会想起水边那修长的倩影。

水声像是叹了一口气，虽然它还想一如既往，但太阳有点挂不住了，渐渐开始西沉。湖边不再像刚才那么温暖，树荫下的清凉，也有了玉坠一样的微寒。

“你一会儿看我，一会儿看云。我觉得，你看我时很远，你看云时很近。”莫不是顾城也曾来过这里？竟然如此地贴切此情此景。

“不管怎样，只要在一起”，坚定的话语还是那样熟悉。一个微凉的时分，一条静谧的小道，为什么我会不断地回忆？东升西落的太阳周而复始，花园里的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来来往往的人往住来来，在我的生命中，这句话时常都会响起。

欢快的阳光有些暗了，林子里真的有点寒。水面上一些浮萍，还在身不由己地随浪漂荡，时不时隐匿到夕光之中。一排排水杨，依旧对着岸边默然。金黄的秋叶，又开始在风中凌乱。岸，无声地曲折着，看不到尽头。

我又梦见了那座大湖，整个人都溺在明亮的湖水里。

□王立庆

俺家闺女不差钱

闲话

人曰：小子散养，女儿富养！想来颇有道理，随女儿日渐成长，爱美之心益发迫切，穿着打扮越发讲究，忽悠、糊弄小儿之把戏对其已决无可能，真真感到女儿富养理论之正确性。

近来，天气转热，俺家闺女又为换季衣服之事与某女士舌战几番。前几日，闺女急催速提工资，言之凿凿欲添新衣。周六午后，悄然问吾可否出去一逛，商榷欲购短裤一条之重大事项，以解闷热之苦。吾被其纠缠不过，只得陪其一逛，看她有何诡计。

虽然近来家中由吾暂管财政，手中有钱，然某女士仍虎视眈眈，令吾倍感惘然，

不敢擅自胡作乱花，担心审查之苦。遂答应闺女，以购物卡到某超市购之，省得现金以备急需。闺女问卡中余钱多少，答曰两个60元实足矣，尚需节省一些，给我剩点，我好买点家用之物，闺女划拉卡罢，又抢去五元小钱，扬长而去，无须老爸再陪，已约好同学同去。

一小时以后，闺女又来办公室，购得半裤一条，俗称热裤实乃凉裤，可漏出小腿，轻便凉爽。吾审视之，乃烂惨不新之物，似乎已穿半年有余，白送我都不要。问之价值几何？曰：129元！两卡相加仍短7元，幸亏她自己还怀揣2元以补之，倾囊而出，

兴而返之。

吾闻听这般，甚为不悦，养女如此大方，出手利索，眉头不皱，以后将来如何了得！即使老爸有金山银山亦不足供其挥霍之，况老爸乃工薪阶层乎！

裤子既买之，断无退换之理，因而问之：回得家去，如若某女士相问，汝计之安出？女胸有成竹，慨然应曰：要价69元，侃价40元，便宜购之。某听之，微微颌首：如此甚好，否则女美，老爸挨训，责我娇女无赖，絮叨之声聒噪我耳，半月不休，苦煞老爸也！

由此观之，俺家闺女不差钱，只是老爸太差钱也！

□唐新朝

大石板月夜

旧事

大石板村的路总是那么熟悉，走上大石板的路，宛如走在乡间，走在桃花源。伴着鸡鸣狗吠的夜幕格外的寂静。推开老革命普发金老师家大门的时候，已月上柳梢头，院落里树荫下月光已星星点点洒落一地。火塘里吊锅上炖鸡的香味已飘满整个庭院，包谷酒的香气已扑鼻而来。普老师退休了，同行的毕增堂、普良武我们几个好友来看看他。

进到堂屋，我们被普老师准备的一桌子好酒好肉所征服，那一夜我们都敞开怀喝酒吃肉，畅谈人生和文学艺术。之所以我们几个能成朋友，完全是志趣相投。普老师可不简单，在中学教语文，也教物理，有时还教音乐。他教的学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他一

双好手写好字，更著有一手好文章，手风琴拉得是炉火纯青，清脆的歌声可以飘到三月山。

那一夜，我们喝的不是三杯两盏淡酒，而是包谷酒七八碗。酒到酣处，普老师的庭院里，在如水的月光下，越发的热闹起来，普老师的十八般武艺让我们大饱眼福。吟诗作赋，吹拉弹唱，无所不能，让大石板村农历二三月的月夜不再寂寞。

普老师，从学校毕业回到高寒边远山区彝乡高峰，埋头苦干，一待就是二三十年，直到退休。他教过的娃娃不计其数，不说桃李满天下，也得叫满园桃李芳。可是普老师就是那样的人，从来没有叫苦叫累，也没有对

组织提出过任何的要求，总是任劳任怨，默默无闻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头发胡子花白了，眼睛近视程度也不低，开始是戴近视镜，后来就戴老花镜，一直戴着。整个人看起来都没有刚工作那些年有精气神。相信，退休之后，卸下那繁重的教育教学工作的担子，调理调理，普老师一定会强壮起来。值得一说的是，普老师总是乐观地看待事物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相信将来也是这样。能乐观，才能让人放心。

转眼间，我已离开高峰乡六年，普老师已退休第八个年头。每每月上枝头，总会想起那些年的那些事，还有那年的大石板村月夜。

生在北方小城，每年冬天若不赏上几场雪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今冬，雪好像故意与我们作对似的，迟迟不来。立冬过后，我就开始翘首企盼，但凡嗅到空气中有一丝异样的讯息，我便会长久站于廊下，把脖颈拉得又长又直，试图让脑袋更接近天空。这样望了几回，脖颈仰得生疼，也没能看见半片雪花。我一边宽慰自己：还不到下雪的时候，一边继续痴痴等待。

当光阴吻上小雪节气，我整宿整宿兴奋地睡不着，是该兑现一场雪了吧？否则怎能对得起小雪这个名字。我像一名追逐逃犯的网络警察，每天把眼睛死死盯着网上，只不过警察搜寻的是逃犯，而我搜寻的是雪。无数次半夜醒来，我猫在窗帘后面，透过一条小缝，偷偷瞅着窗外，把双眼瞪得浑圆，不肯放过一点蛛丝马迹。没瞧见雪的影子，我就又支棱起两只耳朵，不愿错过风中任何声响。半夜雪未至，大清早一睁眼，我仍不死心，一骨碌爬起来直奔露台。无数次失望，被雪折磨得不成样子，仿若生了一场大病，浑身乏力，不想动弹。万般无奈，只好在梦中等雪。

少时，雪并不是什么稀罕物，好像时令一触摸到冬的脉搏，雪就会尾随而至，甚至，偶尔在深秋，雪也会不请自来。

有时，我们正在上课，它会突然跳上窗台。坐在窗边的我，总喜欢隔着玻璃，用手掌覆盖那雪白晶莹的六边形，它仿佛能读懂我心意，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一起消失的还有我那颗躁动不安的心，准确地说，是全班同学躁动不安的心。老师的心可能是愠怒的，抑或是无奈的，或者也是不安的，只见他慢悠悠在教室巡视一圈儿，好像在探听什么消息，而后敞开后后门，大手一挥，送出一句：出去玩儿吧！话音未落，全班同学蜂拥而出，堆雪人，打雪仗，打出溜滑，雪地涂鸭，尽情把欢乐洒在雪上。

雪下得漫无边际，我们玩儿得漫无边际，哪位老师要是把我们撵进教室，我们核准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乐意上他的课。人天生是向往自由的，从大自然来，更愿意亲近大自然。

有时，雪会在黑夜悄然降临。冬天，北风如饿狼凶猛疯狂，总是吞掉室外电视天线的信号。白天大人们辛苦劳累，天一抹黑儿就睡觉。没有家庭作业，没有其他玩乐项目，我们也只好早早上床。冬天的夜总是那么漫长，长得一觉摸不到天明。半夜醒来，窗外亮堂堂的，少时的床紧贴窗户摆放，为我看雪提供了极大方便。拥着被子悄悄坐起，把窗帘掀道缝，外边一地雪白，如碎银铺了一层，至于有多厚，无法看出，瞌睡虫在体内左奔右突，一不留神它已融进白茫茫的世界。

山村的夜格外安静，尤其是寒冷冬日，耳边雪花簌簌落下，偶尔咯吱一声，堪是房后个别树木的枯枝不堪重负，被压折了。就着一轮圆月，同雪耳语，不一会儿，后背硬生生地冷，赶紧钻入被窝，盘算着天亮后该怎样玩儿个痛快。

下雪天，对我来说，除了玩儿，还能收获一份别样的幸福。白天，母亲终于不用外出做工，可以为我梳头发，可以给我做好吃的，可以和我一起吃饭。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，听母亲讲我们小时候的事儿，看母亲纳鞋底，绣鞋垫，织毛衣，她还会从火塘里扒出几枚烤熟透的红薯或土豆。母亲的眼神从没那样温柔过，我总是在那片温柔里沉沉睡去。

大雪、冬至倏忽而过，雪仍不肯现身，我有些愠怒了，对着天空大声吼道：有本事，你今年冬天就别来！